

《剩余价值学說史》(《資本論》 第四卷)結構初探

湯 在 新

马克思所建立起来的《資本論》这座宏偉的大廈，是以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剩余价值学說的历史批判而最后落成的。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看作是《資本論》的終卷、即第四卷，說这卷书是以历史的形式复述《資本論》前三卷从理论上所考察的那些問題。^①马克思在批判資产階級經濟学的过程中所發揮的自己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关于地租的理论、关于經濟危机的理论等等，成为《資本論》前三卷的重要补充。在这一卷书中，最明白地展现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完成的革命变革。要透彻理解马克思的經濟学說，在研究《資本論》前三卷的同时，还必须研究《資本論》第四卷。

《剩余价值学說史》这部著作是在它写成之后約半个世紀、即1905—1910年由考茨基編輯出版的。考茨基并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偉大著作，在他所編的版本中包含许多原則性的錯誤，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完全破坏了原稿的结构。考茨基武断地宣称，“原稿是很錯杂的”，具有“混沌一团的性質”，缺乏“說明上的邏輯联系”，“全是順笔直书，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思想的进程，并无一定的归結点”。由此出发，他打算完成马克思似乎沒有完成的事情，使“混乱的”原稿“完整起来”。按照考茨基自己的說明，他是这样来“編輯”的：第一卷的各章是“由原稿的各处搜集攏来”的“许多断片的

集錦”；第二卷是依据《資本論》第三卷的体系对原稿“系統地加以編裁”的结果；至于第三卷，虽然“必須顛倒的地方更少”，但“要在这一卷塗去的地方比較多”。^②不难看出，考茨基已把马克思的著作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在他所編的版本中是无法找出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的。

马克思所留下的《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虽然还有草稿的性質，但决非甚么“混沌一团”的东西，而是有着严密的结构的。这点，只須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的手稿，特别是马克思写在手稿各册的封面上的、反映了手稿基本內容的目录，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証实。这个目录，可以簡化如下：^③

- 1) 傑姆士·斯杜亚
- 2) 重农学派
- 3) 亚当·斯密
- 4) 納克尔
- 5) 魁奈《經濟表》
- 6) 林格
- 7) 洛貝尔图 插論 新地租理论
插論 略述所謂李加图
法則的发现史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三卷，三联書店1958年版，第319頁。

② 参看《剩余价值学說史》，三联書店1957年版，第一、二、三卷“編者序”。

③ 参看《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1954年俄文版，第3—5頁。

8) 李加图

① 李加图和亚当·斯密的生产价格理论

② 李加图的地租理论

③ 亚当·斯密的地租理论

④ 李加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⑤ 李加图的利润理论

⑥ 李加图的积累理论和危机理论

⑦ 李加图的其他论述

9) 马尔萨斯

10) 李加图学派的解体

11) 从李加图学说出发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者

12) 兰塞

13) 舍尔彪利埃

14) 理查德·琼斯

15) 所得及其源泉 庸俗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亲手拟定的这一目录，对理解全书的结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就其内容来看，这个目录可以分作依次联系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6)考察李加图以前的经济理论；第二部分，7)—8)考察李加图的经济理论；第三部分，9)—15)考察李加图以后至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这三个部分大体相当于考茨基所划分的三卷。这篇短文是试图对马克思所提示的基本线索，就以上三个部分顺次地作些探索性的说明，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一)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部分的结构中，比较费解的地方是：第一，为甚么要从考察傑姆士·斯杜亚开始？第二，为甚么要把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放在斯密之前，而另一部分（魁奈的《经济表》）又放在斯密之后？此外，論納克尔和林格的两个篇幅不大的历史插段的安排问题，也是需要探讨的。

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中，是从考察古希腊思想家观点中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开始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古希腊思想家在那些古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所共同的现象——商品生产、贸易、生息资本等等——上的见解，“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①在《资本论》前三卷中也曾附带地论述过古希腊思想家的经济观点。因此，《资本论》第四卷似乎也應該把古希腊思想家有关商品生产等方面的见解作为考察的起点。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专门论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资本论》第四卷是以考察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而且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的范畴，古希腊思想家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这一理论的因素，那时甚至还不可能有价值概念。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理论考察，是从重商主义者开始的，最早试图说明剩余价值源泉的，也正是重商主义者。所以，只有从考察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开始，才能与剩余价值学说发展的历史吻合。

但是，在剩余价值说的历史考察上，并不需要对重商主义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因为重商主义者是从流通过程去说明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的剩余价值），从而只把握到表面现象的外观。对重商主义者的考察，是为了要说明“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7页。

程时开始的”，①说明重农主义者是“近代经济学的真正始祖”，因为，正是他们，“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由流通领域推移到直接的生产领域，并由此立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的基础。”②

马克思的这一意图，从他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之前不久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为这个草稿所拟的《笔记内容提要》中有如下一个标题：《剩余价值……重农主义者。亚当·斯密。李加图》。这里已暗示出《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题目，而且就其内容来看，甚至可以认为已极粗略地勾划出《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部分的基本线索。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的标题中并没有重商主义者，然而在《重农主义者》的题目内，马克思却首先考察了重商主义者，而且，在那里，马克思也是通过与重商主义者作对比，作出结论说：重农主义者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③

可以看出，《剩余价值学说史》实际上是以对重农主义者的考察为开端的，对重商主义者的考察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具有序论的性质。根据这样的意图，毫无疑问，选择重商主义的“科学的再生产者”杰姆士·斯杜亚，比选择那些道地的重商主义者，如写下了重商主义的“圣经”的托马斯·曼，作为重商主义观点的标本来考察，是更为合适些。杰姆士·斯杜亚正确地看到了流通领域中并不能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但他仍把利润归结为“让渡利润”。斯杜亚的观点特别明白地表明，即使丢弃了重商主义的某些错误观点，但只要还是把理论的研究局限于流通领域，则仍旧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由此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斯杜亚一章中一开始所作的提示：“在重农主义派以前，剩余价值——就是利润，是在利润的姿态上的——是完全由交换，由商品在其价值以上

售卖这一件事去说明的。杰姆士·斯杜亚爵士，大体说来，也没有脱却这种愚陋的见解，也许必须视为这种见解的科学的再生产者。”④这表明，马克思是把杰姆士·斯杜亚作为重农学派以前的“愚陋的见解”的代表而加以考察的，其目的是在于突出重农学派的伟大历史功绩。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意图，他机械地以历史年代的顺序来代替马克思在发挥自己思想时的逻辑一贯性。他把杰姆士·斯杜亚作为重农学派一章的第五节，而前四节则是由那些没有包括在马克思所拟的目录中的各个片断的历史评论拼凑起来的。这样，考茨基一开始就完全掩盖了马克思著作的基本思想：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应放在首要地位加以考察。

马克思紧接着重农学派之后考察亚当·斯密，是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分析上，亚当·斯密和重农主义派比较起来，曾经有大的进步”。⑤亚当·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把剩余价值概念扩展到社会劳动的一切领域，从而克服了把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唯一形态，而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归结为自然的重农主义的偏见。但是，“在再生产过程的说明上，从而，在积累的说明上，亚当·斯密和他的前辈学者比较，特别是与重农学派比较，就许多方面说，不但不曾有何

①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下同），第416页。

② 参看《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下同），第36—38页。

③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111页。

④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32—33页。

⑤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148页。

等进步，且还退步了”。①马克思在斯密之后回头来考察魁奈的《经济表》，正在于要揭示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这种曲折性。这里，有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说明，那就是：马克思如何从对斯密的考察中推移到对魁奈《经济表》的考察？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了解马克思考察斯密的思想进程。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当马克思考察了斯密的价值理论的矛盾和斯密从正确的价值定义出发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之后，写道：

“现在还将考察如下的问题：

1) 斯密混同剩余价值与利润；

2) 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

3) 在斯密那里，地租与利润怎样转化为价值的源泉以及他对商品‘自然价格’的分析错误到什么程度。按照斯密的意见，在‘自然价格’中是不存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而且他也没有加以计算），它们的价值是独立于三种‘收入源泉’的‘价格’之外的。”②

在这个提示之前，马克思只分析了斯密剩余价值见解中的科学因素。可是，斯密并没有真正把握剩余价值，他把剩余价值与利润混为一谈，并由此把剩余价值即利润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家的“意思”。③对于斯密剩余价值见解中这一庸俗因素，显然是应该加以批判分析的。至于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也是应该接着加以考察的，因为这个问题是直接和剩余价值问题相联系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以对剩余价值的性质的理解为基础的。④他还说：“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之批评的区分，……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⑤（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考察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时，还对以斯密的这一理论为中心所展开的论战，作了详尽的批判性的分析。）关于提示中的第三点，是和我们上面所提出的问

题直接相关，需要作较详细的说明。

马克思在全面地考察了斯密的剩余价值见解之后，曾总结说：“对于斯密著作的奇特进程，值得注意一下”，一开始，他从劳动决定价值出发，引导出工资和利润，并觉察到剩余价值及其各个特殊形态的起源。

“但他旋即走上相反的进程，要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的自然价格的构合，引导出商品的价值。”⑥这表明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两重性，使他不能一贯到底地坚持他的正确的剩余价值见解，当他把利润和地租视为构成价值的因素时，剩余价值的起源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可见，对斯密剩余价值见解的考察，必然会引导到对他的“自然价格”观点的考察，而这一考察已涉及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了。

马克思在批判斯密以三种收入构成商品的“自然价格”的庸俗观点时指出，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例如兰塞，已曾正确地看到斯密“自然价格”概念的错误是在于，它没有包括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指责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没有解决斯密所遭遇到的困难。马克思写道：

“直率地说，这个困难是，全部资本（当作价值）分解为劳动，不外为一定量对象化的劳动。但有给劳动等于劳动者的工资，无给劳动等于资本家的利润。所以，全部资本必须能直接或间接被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假设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740页。

② 这个极为重要的提示被考茨基毫无理由地删掉了。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版中，它应安排在第一卷第149页第一段之后。参看《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1954年俄文版，第53页。

③ 参看《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154—155页。

④ 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625页。

⑤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247页。

⑥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162页。

劳动不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却只为这个目的，即代置生产上消费掉的价值（再生产的条件），哪里还会有人去劳动呢？但是，是谁做这种劳动呢？因为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是分成两个量，一个维持他自身的劳动力，另一个形成资本的利润么？”^①要彻底清算斯密的错误，就必须解决这个困难，而要解决这个困难，不仅需要以劳动二重性的学说，说明原料和劳动工具价值的转移问题，而且需要说明社会资本各个部分的补偿问题，也就是说，需要进而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自己的科学的再生产理论，并由此进而考察魁奈的《经济表》，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正确解决的步骤，已经可以在重农主义派那里看到”。^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见解和《经济表》分作两个部分，并分别安排在斯密的前后，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的，在论述中，也有着严密的逻辑一贯性。然而，考茨基却丝毫不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他从形式上看问题，把马克思对《经济表》的分析安排在斯密之前，与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见解合并在一起。这种安排，不仅破坏了逻辑结构，而且把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发展过程，歪曲

为平稳的直线上升的进化过程。考茨基还把马克思为解决斯密所遭遇到的困难而发挥的自己的再生产理论，从正文中抽出来当作附录。这里，他又破坏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历史批判和理论论述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部分的目录中，还标明有18世纪最后30年间与重农主义者展开论战的两个作家：纳克尔和林格。对此，马克思曾作过说明：“重农主义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它的开花时期，已经在一方面，引起了林格和瑯布勒的反对，在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自由小土地所有制的辩护者们的反对”。^③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指出，纳克尔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描绘为贫富的对立，他对重农主义者把生产过程中土地的作用与土地所有者的作用混为一谈的谬论，“是轻蔑备至的”。林格则是为奴隶制度作辩护，反对资本主义初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为此，他“发觉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经济学者，是重农主义派”。马克思把这两个篇幅不大的历史评论安排在重农主义者之后，表明了不同阶级的经济学说之间的斗争，并从这一斗争中进一步揭示出具有封建外衣的重农主义体系的资产阶级实质。

(二)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部分的基本内容，是全面地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加图的经济学说。李加图以斯密为出发点，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此外，“在斯密和李加图之间出现的，不过是一些枝节的议论”。^④所以，在斯密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就来考察李加图。

在马克思所拟的李加图部分的目录中，是按这样的次序来考察李加图理论的：生产

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理论、积累和危机理论、其他论述。把李加图的积累和危机理论与其他论述放在最后考察，这是比较好理解的，在考茨基所编的版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177页。

② 《资本论》第二卷，第463页。

③ 《资本论》第二卷，第440页。

④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1页。

本中也是把这两个部分安排在最后两编，即第三编和第四编。问题是发生在前面几个部分，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地租理论放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之前考察？考茨基在编辑第二卷时所犯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确定李加图有一种剩余价值理论，而利润和地租又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那末显然应该先考察李加图的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理论，而最后考察他的地租理论。因此，在他所编的版本中，安排了与原稿相反的顺序：第一编剩余价值和利润，第二编地租。考茨基断定，这种安排是“保留在马克思的精神中”，因为它所遵循的是《资本论》第三卷的体系。^①

我们知道，在《资本论》前三卷中，马克思首先是通过“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从纯粹形态上剖析剩余价值，然后在第三卷中，即在“资本的总过程”中，考察剩余价值的现实的具体形态：利润、利息和地租。这种由抽象上昇为具体的科学考察，决定了《资本论》理论部分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不能适用于《资本论》历史部分。《资本论》历史部分的结构是与它所批判的对象在理论上的特点相联系的。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一开始就指出了一切资产阶级学者在考察剩余价值问题上的根本缺陷：“一切经济学者，都犯这样一种错误：那就是，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考察，却在利润和地租那种特殊的形态下，去考察它。”^②这个总评自然也适用于李加图。的确，马克思认为李加图在一定限度内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他说：“李加图在考察利润和工资时，把不变资本部分，即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部分，抽去了。他在考察时，似乎认全部资本都是投在工资上面。在这限度内，他是考

察剩余价值，不是考察利润，所以我们也能够说他有一种剩余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紧接着补充说：“他虽有时正确地叙述了剩余价值法则，但他立即把这种法则弄得错误了，因为他把这个法则，直接当作利润法则来讲”。所以，“我们说到李加图的剩余价值论时，我们是在他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同的限度内，……指他的利润学说。”^③这表明李加图也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并没有在纯粹形态上把握过剩余价值，在李加图著作中，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利润和地租当作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来考察。可见，考茨基所安排的先考察剩余价值理论、利润理论最后考察地租理论的逻辑结构，丝毫不能反映李加图理论的特点。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体系加到李加图的理论中去了。

马克思把地租理论放在首要地位加以考察，下面我们会谈到，是由地租理论在说明科学价值理论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这里，就李加图的理论体系本身来说，也有必要首先考察他的地租理论。马克思对李加图利润理论的考察，是落足在他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说明上。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在李加图体系中是最重要的诸点之一”。^④李加图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为一谈，把相对剩余价值率当作是利润率，因此，在他看来，利润率之所以下降，是由于工资上涨，即由于工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粮食）的价值上涨，这又是由于人们不得不日益耕种更劣等的土地。可见，李加图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说明，是建立在他的错误的剩余价值理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编者序”。

②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32页。

③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92—93页。

④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08页。

论和地租理论之上的。不首先考察他的这两个錯誤前提，就不能深刻地揭露出他在利潤理论上的錯誤。马克思对材料的安排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李加图在地租理论上的錯誤，对他的利潤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

考茨基不理解马克思的意图，輕率地破坏原稿的结构，结果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窘态中。一方面，他“确信”必须按照《资本论》第三卷的体系对原稿“系統地加以編裁”，另一方面，李加图理论的上述特点，又迫使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不能实行的”。^①为了使两者調和起来，为了使《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部分的结构与《资本论》第三卷的结构在形式上吻合一致，考茨基把对李加图关于利潤率下降規律的說明的考察，从对他的利潤理论的考察中割裂出来，硬塞到地租理论中去。考茨基所采用的这一可笑的削足适履的手法，最为明白地証实了他所編的版本的謬誤。

现在留待考察的問題是：第一，为甚么在地租理论的考察上安排了与历史相反的順序，即把洛貝尔图放在李加图之前，而把斯密放在李加图之后？第二，为甚么在李加图地租理论之前考察李加图的、甚至斯密的生產价格理论？要解决这两个問題，首先應該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所着重考察的地租形式，不是級差地租，而是絕對地租。

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时給恩格斯的信中曾經指出，級差地租的說明“在理論上没有什么困难”，困难是发生在如何依据价值規律去說明絕對地租，“这是从重农学派起直到现在为止的理論上的論战的中心点”。马克思还指出，李加图地租理論的根本缺陷之一，正在于，他把价值和生產价格混为一談而否認絕對地租的存在，而这一点又与他的地租理論的另一个重大錯誤——认为存在着由优等地到劣等地的耕作順序，“有一个相当的邏輯联系”。^②所以，

在对地租理論进行历史的考察时，是應該把絕對地租問題放在首要地位的。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着重考察絕對地租，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马克思的意图是，通过对这一問題的历史考察，論証自己的生產价格理論的正确性，并批判李加图以及整个古典經濟学在价值理論上的一个重大錯誤：混淆价值和生產价格。下面我們会看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才首先考察李加图在絕對地租問題上的錯誤，才在李加图之前考察洛貝尔图，考察这位曾經試圖創立絕對地租理論的德国經濟学家。

洛貝尔图正确地在地租看作是农业利潤率高于工业利潤率所产生的超額利潤，但是，由于他和李加图一样，混淆了价值和生產价格，因而他的全部論証都是根本錯誤的。马克思在标题为《洛貝尔图 插論 新地租理論》部分的手稿中，彻底地批判了洛貝尔图的錯誤，同时也吸取了他理論中的合理的“殘核”，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詳尽地制定出新的、科学的絕對地租理論。

马克思以价值規律和价值轉化为生產价格的原理为基础，說明了农业利潤率之所以超过工业利潤率，农业中之所以有超額利潤产生，是因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而不是象洛貝尔图所說的那樣，是由于农业成本中不計算原料，至于这个超額利潤未加入资本家的“公共食堂”中而被截留下来形成地租，則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限制。因此，絕對地租的存在，并不是由于农产品超过价值出售，而是由于农产品超过生產价格

① 參看《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編者序”。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3—138頁，139—140頁；《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308頁。

出售。生产价格本身，则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马克思写道：

“把一切商品的生产价格合计起来，其总和，会与它们的价值相等。资本全部在一年間（比方这样说）提供的总利润，也与总剩余价值相等。如果我们不以价值的决定法则为基础，平均利润，从而生产价格，就会只是想象的，空虚的。不同諸生产部門的剩余价值的平均化，不改变总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只改变它在不同諸生产部門間的分配。但剩余价值自身的决定，是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法则，出发的。没有这个，平均利润便是一个没有什么的平均，只是妄想。那可以是百分之十，同样可以是百分之一千”。①

李加图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因而，在他看来，农产品超过生产价格出售，也就是超过价值出售，从而也就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李加图为了“拯救”价值规律而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可是绝对地租却是统计学家和实践家早已证实为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以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来说明绝对地租的理论，证实了古典经济学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是完全错误的，证实了生产价格是客观存在的，它与价值规律并不相矛盾。可见，在这里，马克思是把他在批判洛贝尔图的过程中所创立的绝对地租理论，当作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证来处理的。这点，从马克思当时关于他的理论著作的设想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之前，马克思曾准备把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理论部分分作三卷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②但是，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部分的过程中，当他形成了自己的绝对地租理论之后，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1862年8月，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我现在打算把地租论列入这一卷（指他的理论著作的第一卷

《论资本》，当时写作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作为这一卷书的历史插段——引者）作为增补；即作为对过去提出的原理的‘说明’”。③马克思在次年1月所拟定的《资本论》的第三章的大纲中，就明确地把地租篇定名为《地租（说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别）》④

由此可见，正是绝对地租理论在论证价值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上的这一重要地位，决定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部分结构的特点，决定了马克思首先考察李加图的地租理论，而在此之前考察试图创立绝对地租理论的洛贝尔图。这里，又一次表明，考茨基把《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部分的内容硬塞到《资本论》第三卷的体系中去，是何等的荒谬。

马克思在洛贝尔图部分的第一个《插论》——《新地租理论》中，证实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别之后，在第二个《插论》——《略述李加图法则的发现史》中，进一步指出了李加图否认绝对地租的理论根源，同时通过与马尔萨斯的对比，着重说明了李加图理论的阶级实质及其地租理论的来源。这样，这两个《插论》，就为全面地分析李加图理论，首先是李加图的地租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前面的《插论》中，马克思已经证明：李加图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是由于他把价值和生产价格混淆起来了。那末，李加图为什么会犯这一错误呢？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李加图否认绝对地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36页。

②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③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3页。

④ 参看《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编者序”第3页。

租的理论根源。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在考察李加图地租理论的过程中，会转而考察李加图的生产价格理论。

马克思在标题为《李加图和亚当·斯密的生产价格理论》那部分手稿中，不仅揭示出李加图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一错误的阶级的和认识论的根源，而且探索了李加图犯这一错误的理论来源，即他“拘囿于斯密的见解”，无批判地接受了斯密从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观点出发所产生的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的错误。这样，对李加图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也就引向了对斯密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而对斯密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也就是对李加图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一错误的理论来源的批判。可见，马克思把李加图的、甚至斯密的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材料安排在这里决不是什么“顺笔直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马克思通过对李加图和斯密的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从理论上彻底地清算了李加图否认绝对地租的错误之后，就转而考察李加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最后，为了揭示出李加图和斯密在地租理论上的差异，又考察了李加图对斯密的批判，并由此引进了对斯密地

租理论的考察。可见，从洛贝尔图开始，以斯密告终，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顺序。

考茨基虽然也承认从洛贝尔图到斯密“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但他丝毫不理解这个顺序的意义，他把洛贝尔图和李加图、斯密的地租理论安排在第二编，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安排，掩盖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把绝对地租理论当作是斯密和李加图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的前提的虚伪性的证据，并由此为全面分析李加图理论奠定基础。同时，由于考茨基把对李加图剩余价值和利润理论的考察提到第一编，他不得不把李加图和斯密的生产价格理论抽出来，放在第一编的前面。这样，对李加图和斯密的生产价格理论的考察就不仅丧失了它的前提，而且抽掉了它的着足点，它不再是作为李加图否认绝对地租的理论根源而加以考察的了，对李加图地租理论的批判也就弄得残缺不全了。由此可见，考茨基对原稿“系统地加以编裁”的成果，决不是“保留在马克思的精神”中，而是与马克思的精神完全违背的。

(三)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前两部分中，马克思考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产生到它的顶峰（李加图理论）的向上发展过程。在李加图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内，虽然政治经济学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个别资产阶级学者的手中还有所发展，但是，总的说来，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李加图理论开始解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走上了庸俗的反科学的道路。《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部分所考察的，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李加图之后所出现的这一

错综复杂的情景。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部分和前面两部分在理论上也正如在历史发展的顺序上一样，有着紧密的联系。前两部分所揭露出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特别是在第二部分中所揭露出的李加图体系的矛盾，为进一步考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过程，奠定了基础。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部分是以批判马尔萨斯的观点开始的。早在李加图从事理论工作之前，马尔萨斯就已经发表了臭名昭

著的《人口原理》，但是马尔萨斯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却是在李加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出版之后才出现的。马尔萨斯之写作这些著作，“大部分就因为他嫉妬李加图著作所获的成果，并且为要恢复他在李加图著作出版以前曾经以熟练剽窃者资格取得的鼎鼎大名。此外，李加图著作中，价值定义的引伸——尽管还是抽象的——是与马尔萨斯比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加直接维护的土地所有者及其随从的利益正相反对”。①马尔萨斯的这种与李加图相对立的立场，使他早在资产阶级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从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就已墜落为辩护论者，成为英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

在李加图理论中，存在着两大矛盾，一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矛盾，另一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马尔萨斯抓住了这些矛盾，但他并不准备去解决矛盾，而是为了“企图推翻李加图的根本价值法则等等，并推出他的保护者们所承认的各种结论来”。马尔萨斯力图论证，牧师、地主及其随从等等寄生虫的存在是资本家实现利润的必要的经济前提。马尔萨斯的这种辩护论，激起了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加图门徒的愤怒，于是，在19世纪20年代间，李加图门徒和马尔萨斯及其门徒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李加图理论正是在这一场论战过程中日趋崩溃的。所以，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也就引导到对李加图学派的考察。

马克思揭示出，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加图门徒无能解决他们老师体系中的矛盾，他们不能发现并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去说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个一般的抽象法则和进一步发展的具体关系之间的一致性，而企图“直接地把具体物隶属于抽象物，直接使具体物符合于抽象物”。这种方

法导致了对李加图理论的庸俗化，宣告了李加图体系的破产。“李加图理论的全部基础会至于崩溃，应归因于这种方法的地方，比应归因于反对派的全部攻击的地方，是更多得多”。②

马克思考察了李加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上的退步倾向，揭露出他们如何一步一步地放棄了李加图理论中的科学因素。马克思指出，依靠李加图起家而以后又“对土地所有者尽其甜言蜜语的能事”的麦克洛克，“是李加图经济学解体的最悲惨的图画”。在麦克洛克手里，不仅劳动价值论被丢弃了，而且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个概念本身也被歪曲了。

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学的李加图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也正如在《反杜林论》中一样，是把社会主义学说史放在政治经济学史之外的。马克思指出，依照《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计划，除了那些“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去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斗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外，“一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在这个历史的考察之内”。③所以，在这里马克思所考察的只是那些从李加图学说出发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如荷治斯金、莱文斯登等。这些反对者把非劳动者剥削劳动者看作是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并且把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范畴归结到这个基础上，这样就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己的武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4页。
（译文稍有改变，参看1961年俄文版第三卷，第4页）

②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98页。

③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80页；第三卷，第275页。

器。但是，他們“还把資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經濟前提，看作是永久的形态来接受，他們不过要除去資本——那是基础，同时又是必然的结果”。①

对以李加图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者的考察，不仅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由资产阶级的科学轉变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必然趨勢，而且还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马尔薩斯及其門徒攻击李加图理论和李加图門徒庸俗化李加图理论的深刻的阶级根源。马克思借一位马尔薩斯門徒之口，揭露了他們反对李加图理论的实质：“劳动为财富唯一源泉这一种学说，不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学说，不单会給那种人以一个刀柄，那种人主張，一切财产应属于劳动阶级，其他各阶级所有的部分，都是他們手里偷窃得到的”。②马克思在总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过程时，更概括地指出：“当经济学自身由它的分析，而把它自身的前提分解动摇，以至经济学的反对理论，也已经多少在經濟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形态上存在时，庸俗经济学就扩大了。政治经济学及由它自身生出的反对理论，是和資本主义生产内包含的社会对立性及阶级斗争之现实的发展，并步而进的”。③

由此可见，对马尔薩斯的批判，对李加图学派解体的分析和对以李加图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者的考察是紧密联系的，三者間的斗争反映了英国当时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情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走上庸俗的反科学的道路的。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部分的后半部中，还考察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三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乔治·兰塞，舍尔彪利埃，里查德·琼斯。马克思指出，这些经济学家在个别原理上发展了李加图的理论，他

們，特别是琼斯，已接近于了解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并由此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马克思在考察琼斯时写道：“在这里，我們看到，经济学的现实科学是这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生产关系，他会导入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其内，它所依以建立的对立性，将会崩溃”。④要对此作出科学的说明，只有站在新的立場，即无产阶级的立場才有可能。这里表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资本论》前三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一样，引导出同一的结论：資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上的一个过渡形态，它必将为“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

《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以标题为《收入及其源泉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插段结束的。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的和认识论的根源。马克思通过对收入及其源泉問題的考察，揭露了满足于表面現象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反科学性；马克思在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过程时，表明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如何一步一步地分化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独立形态，从而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联系。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深刻地揭示出了两者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在于：他們“实际不过翻译了那被拘囚在資本主义生产方法内的資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动机等等，但在这种当事人的观念动机等等上面，資本主义生产不过反映在它的表面的外观上。他們把这种观念动机翻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302頁。

②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66頁。

③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566頁。

④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485頁。

译成为教义式的文字，但那是从支配阶级即资本家的观点出发，从而，不是单纯的、客观的，只是辩护的”。^①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历史的，而是理论的论述，但它是属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就曾指出：“……在第三卷内，将有专门的和详细的一章来论述‘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②可以认为这一章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历史批判的理论总结。

考茨基所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虽然在总的结构上与原稿一致，但是，原稿的许多段落被颠倒了，更为严重的是，在许多地方，整个段落、甚至整章被删掉了，例如，在《从李加图学说出发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反对者》部分中，马克思标题为《敦雷是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一章，就被完全地删掉了。所以，在他编的版本中，《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部分的完整性仍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 ×

从上面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结构的简略说明中，也大致可以看出：这部历史批判巨著，深刻地揭示出了各种经济学说的阶级实质及其批判、继承关系，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的各个主要阶段及其庸俗成分如何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独立形态，准确地判明了19世纪中叶以前各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功绩和缺点。如果说《资本论》前三卷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革命变革，那末《资本论》第四卷则在政治经济学史中完成了革命变革。《资本论》第四卷，正如《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一样，虽然还不是最后的定稿，但它仍不失为基本完整的、划时代的科学巨著。考茨基放肆地贬低这一伟大著作，任意篡改原稿的结构，漫不经心地涂改和删掉原文，这种种居心叵测的作法，如果不证明他在当时已经开始离开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后来才充分暴露出来的叛徒本质，那至少也证实马克思对他的评语：“是个天生的俗种”。^③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5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2页。从《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曾打算把《资本论》第二、三两卷合并为一卷出版，所以，这里的“第三卷”，是指《剩余价值学说史》。

③ 参看叶·斯捷潘娃著：《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